

如歌行板 苏启雅

省博印象



海南省博物馆。资料图

如果说，博物馆是城市的会客厅，那么，遐迩闻名的海南省博物馆就是海口市乃至海南省的会客厅了。这座会客厅也是一座艺术殿堂，独一无二，人称“省博”“琼博”。

省博有自然之美。繁华的国兴大道连接西东，道北是省委，道南是省博。西面是美舍河和文昌塔，南面是攀丹古村。最美的风景在东面。那一方占地比省博还大的全开放绿地公园，一年四季，鸟语花香，草木常青，生机勃勃。公园东望，就是美若彩虹的琼州大桥和琼州第一大河南渡江。江面吹来和风，三角梅枝头颤动，令人心旷神怡。省博北面，凤凰花红似火，桃椰树影婆娑，大门两边的大王棕，就像仪容整齐的仪仗队，恭候游客光临。广场东西两侧的荔枝园给省博增添秀色，东园曰“东坡”，寓意东坡爱荔；西园曰“西洲”，寓意纪念明代唐西洲曾在此地执掌“西洲书院”。五六月是海南荔枝成熟的季节，“东坡”“西洲”满园的荔枝垂满枝条，又红又大的是“荔枝王”，红中带绿的是“妃子笑”。省博对这两个荔枝园的命名，不管是地理方位，还是人名寓意，别出心裁，应景合意。

省博有设计之美。省博是国家一级博物馆，4A级旅游景区，占地60亩，展厅20个。省博的建筑设计创意源于H和N的组合，是代表“海南”之意。大厅最具特色，是H和N的重叠框架造型，给人一种无限的延展性观感。大厅正对大门有一块海南历史的巨幅浮雕，有苏东坡的“海南万里真吾乡”，有丘濬的“五峰如指翠相连”，还有黄道婆的“衣被天下”。省博是海口地标建筑，更凭独特的文化魅力成为海南的网红打卡点。

六年前省博二期建成，新旧场馆连成一体，愈加厚重大方。游客服务大厅玻璃天井超高透亮，可观天色，美其名曰“天客厅”；艺术走廊常常举办各色书画展，美其名曰“海色轩”。“天客厅”和“海色轩”，是对苏东坡的“天容海色本澄清”的活用，亦是省博传承东坡文化的一种寄托。一期是艺术馆，重点展出非遗四个一“琼工坊”“琼肴街”“琼崖村”“琼戏台”。二期是历史馆，重点展出“南溟泛舸”“方外封疆”“仙凡之间”。最喜欢一期东侧的“唤鱼池”，那里可以拍手唤鱼，还可以跟苏轼与王弗的“夜来幽梦”塑像打卡，追忆他们“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凄美爱情。

省博有人文之美。如果不了解海南的史志，到省博可以寻迹海南“四大名人”——“著绝”丘濬、“忠绝”海瑞、“吟绝”王佐、“书绝”张岳崧的遗风，探一探“海南第五大名人”——道教南宗五祖之一白玉蟾的旷世才华和清风道骨。关于海南厚重的贬官文化，省博的“讲述”恢宏磅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坡公被贬黄州四年、惠州三年、海南三年。每贬一处，皆成文化高峰。“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在琼三年，坡公劝和、劝学、劝农、劝医，完成《书传》《易传》《论语说》巨著，写下300多首诗词文章。坡公在海南传道授业，传播中原文化，已成星火燎原之势。海南巨儒丘濬的《南溟奇甸赋》享誉古今，把海南喻为南海奇岛、宝岛，是南海一颗璀璨的明珠，物产丰富，地灵人杰。省博的基本陈列，即以《南溟奇甸赋》为纲，一赋成展，特色鲜明，稳稳占有全国一席之地。

且不说省博有26000多件文物，内有十大镇馆之宝，更不用说为我们守候了800年之久的华光礁1号，17000多件精美的瓷器，511块船板，那也只是“南海一粟”。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面对浩瀚无边、珠沉璧碎的南海，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发出最强音——海南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大省。每次走出省博展厅，内心就增添一份文化自信。每次想起省博，总是念念不忘“南溟之大，中有奇甸数千里，地居炎方，多热少寒”，总是念念不忘南海路上的千帆竞发。

省博有如家之美，观众宾至如归。省博不仅书香之气浓郁，省博人还热爱运动，阳光向上，崇尚自然和谐理念。全馆上上下下“不惨鸟雀”“鱼鸟亲人”，不令而信，蔚然成风。

闲暇之余，我喜欢到省博的展厅转一转，默默与展柜里的文物对话，领悟南溟奇甸的奥妙；喜欢到大厅走一走，感受“第二课堂”的滋养，分享人来人往的热闹。

文化评弹 吴源

生如夏花

甲辰夏日，王家儒水彩新作品展如期在世界花园城市新加坡若轩艺术展示空间举行。

这是近年来相继在法国巴黎、德国海德堡、美国弗吉尼亚举办王家儒系列艺术展后，王家儒先生的又一重要个展。

数十张作品，如花绽放。海南椰林沙滩，山野茂林。悠然的小船，雀跃的燕子。玩耍的小孩，小溪边洗刷的妇女，渔排劳碌的渔民……平凡的世界图景被画家不凡的眼光和高超技巧尽收笔端。王家儒生在海口，骑楼老街是其长期关注、探索表现的题材，在其周游世界的丰富阅历里，在中西文化的坐标中，他以更高的境界，更开阔的视野，寻找挖掘海南文化，骑楼文化。他试图在稠密灰暗的水泥丛林，在悠长狭窄的骑楼小巷，在骑楼每一个细微处，在漫长浓厚的商业氛围里，探寻深层次的人文元素和海口气质的精神元素。寻找点滴感动，融入其作品创作中。

在这批作品中，有画家长期反复打磨、精雕细琢的精品，也有短时间见缝插针，速战速决的小品。花期不同，各自精妙。一棵树，一片湖海，数个人物……在其画面中间，不仅仅呈现自然的一部分，是生态，是生活本然美好的样子，也俨然成为他心灵的种子，人生情感的载体，装载对家乡人、家乡景，以及自然的一片深情，装载画家长期深厚的艺术积淀及人生感悟。画家崇尚巴比松画派、印象派等，长期坚持现场写生，用形状、线条和色彩谱写内心情感的乐章，准确地捕捉大自然瞬间感觉和印象的同时，凸显出色的色彩表现、微妙的光影效果。王家儒绘画语言

清丽，意味隽永，将水彩的技巧和细节，简约和深度，抒情和哲思完美结合，给人以无尽美感和启迪，让观众领略不一样的海南山水景观和风情魅力，领略如花般自然的勃勃生机，领略画家坚韧、热烈、奔放的创作激情，领略作品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

1988年，王家儒研究生毕业后就扎根海南，乃当之无愧的海南当代美术教育及美术组织和美术理论重要的开拓者和传承人。他张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海南地域文化，长期致力于培育海南地域美术人才——他早年创办海南省青年美术协会，主持天涯画室，主编《海南青年美术报》……王家儒几乎用毕生精力投身于教书育人的系列工作中，评论指导、组织青年画家采风、写生，办画展，甘愿为人作嫁衣。王家儒的日常就像夏花，热情似火，尽情绽放……

作为一位艺术家，王家儒持久保持着艺术本色和良好的创作状态，笔耕不辍，其几十幅精品力作曾入选国家级重要展览并获奖，备受海南乃至国内同行赞誉。绽放是花的态度，画画是王家儒的生命本然，也是一种使命和宿命。生如夏花，不惧风雨酷暑，不惧风尘荆棘，不惧孤独寂寞，不张扬不炫耀，独处静心，澄怀诗意，在喧嚣浮躁的尘世构筑一块属于自己的清新通透的精神家园，呈现美好的人生和艺术状态。

王家儒的水彩新作品展在新加坡等不同国家的成功展出，使更多不同地域的人们从他的作品里认识海南，品读海南，感受其中的艺术脉动，感受其艺术心花朵朵、斑斓芳香……



王家儒画作《钟楼月色》。王家儒供图

读史侧翼 蔡小平

晴空一鹤

在唐诗灿烂的群星中，我独爱刘禹锡。

刘禹锡，字梦得，生于公元772年，河南洛阳人。安史之乱期间，他的父亲避地江南，刘禹锡整个青少年阶段便在苏州度过。他饱读诗书，才华出众，21岁便中进士又登博学宏词科，授监察御史。这一时期，虽然安史之乱已经平定，但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每况愈下。永贞年间，王叔文得幸太子，执掌大权，推行改革。刘禹锡目睹时弊，赞同王叔文政见并坚决加入永贞革新行列，成为王叔文集团的核心骨干，这自然得罪了宦官和贵族阶层。不料革新很快失败，朝廷中的保守势力伺机反扑，刘禹锡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从这时开始，连续被贬至朗州、连州、夔州、和州、苏州、同州，晚年才入朝为主客郎中，这时他已经56岁了。

对于人生，刘禹锡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从宋玉《九辩》以来，历代文人笔下的秋景，大都写得萧瑟悲凉。由此看来悲秋其实就是志士矢志，借秋天的萧条肃杀来抒发对现实的失望和对前途的悲观。刘禹锡前半生风光得意，33岁却急转直下，一而再再而三四处颠簸辗转，不仅丢了官，母亲和妻子也客死他乡。还有什么样的际遇比他更

悲惨！然而，此时的刘禹锡却不沉溺于悲伤中，他站在瑟瑟的秋风里，一反老调，唱出高昂雄健之声，礼赞秋天的美丽。“我言秋日胜春朝”，热烈的笔调足以冲破秋天肃杀的氛围，使人们的精神为之抖擞。在他的眼中，什么得意失意，什么顺境逆境，通通都算不了什么。你看，他捕捉白鹤凌云这一励志景象，展现出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白鹤翱翔的雄伟壮阔的画面。此情此景，真是令人心胸开阔，心潮澎湃，诗人自己也顿觉诗情被激发，被吸引，而随着凌云的白鹤飞上万里碧霄。

逆境和苦难折磨着他的身心，却磨不掉他的意志。公元826年冬，刘禹锡终于结束了自己的贬谪生涯，归途经扬州，他遇到了挚友白居易。白居易看着这个从前意气风发的好友，如今变成了满脸沧桑的老人，感慨良多，当即在宴会上赋诗相赠：“为我引杯添酒引，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醉赠刘二十八使君》），深为他的遭遇感到不平和同情。刘禹锡听后颇有同感，于是也回赠一首七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白诗显得低沉伤感，在这种场合对友人的安慰是很贴切的。刘诗也饱含愤激，但又不仅仅止于愤激。他的豁达敞亮是在笔锋一转，以“沉舟”“病树”自喻，虽然，世事变迁和宦海沉浮他也忧伤惆怅，但是不必为此消沉颓唐。在我的侧畔前头不是有千帆竞发，万木争春么，相信未来一定比现在更好，不是值得欣慰么。这种振作自持的人生哲理是多么的深刻。

面对年华迟暮，壮志难酬，热血不再，很多人表现出来的都是叹老伤春，衰颓沉沦，这也是很正常的心绪，毕竟人生太短暂了。刘禹锡却显得固执而豪迈。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不能幸免。刘禹锡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都被耽误了，可他并没有失去激情，灵魂依然鲜活如初。面对未来，他响亮乐观地唱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颇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何其平静从容！

刘禹锡对父母奉尽孝道；对妻儿悉心照料；对朋友更是珍惜情谊。最好的朋友柳宗元临终前委托他一系列遗嘱，他全部照办；宰相李绛、令狐楚、韦处厚等去世以后，其后代或亲属请他编撰遗集序文，他全部照办；韩愈、元稹、王璠诸友人去世，他或写祭文或写悼诗；王叔文后来与韦执宜闹矛盾，他站在王叔文一边，但当韦执宜的儿子韦纘前来求学，他二话不说将其收留身边。即便是自己的宿敌，如武元衡三番四次对他打击报复，在被刺身亡后，他仍写诗作悼情真意切；窦群曾在朝廷中公开弹劾他“挟邪乱政”，积怨颇深，但当窦群受挫被贬，请他代撰表章，他捐弃前嫌为他撰文。从那千古名篇《陋室铭》中可以看出他安贫乐道，不同流俗的生活态度和体静心闲、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